

《注意》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注意》

13位ISBN编号：9787544745123

10位ISBN编号：7544745120

出版时间：2014-2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作者：[意]阿尔贝托·莫拉维亚

页数：416

译者：曹金刚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注意》

内容概要

弗朗切斯科是一位小说家兼记者，他以记日记的方式记录自己的爱情经历，以便以后根据日记创作小说。然而，当他把注意力重新放在妻子科拉身上时，令人震惊的事实也逐渐浮出水面：妻子从事的神秘职业竟然是介绍年轻女子为男性“客户”提供性服务。与此同时，他与继女之间的关系也蒙上了一层禁忌色彩。他发现自己对妻子的爱已经死去，过去对生活的狂热追求也变得那么不真实。这是一部手法奇特的作品，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作品真正的主人公并不是小说的主人公，而是小说的主人公“我”一直在写着、准备将来有一天用作某部小说的素材的日记。

《注意》

作者简介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1907-1990）是举世瞩目的意大利二十世纪划时代小说家。他在毕生创作的近十八部长篇小说和十二部短篇小说集中，剖析了人的绝望感和忧虑，探讨了人的社会存在，揭示世界和人生的荒诞，否定理性至上的乐观主义精神，凸现了道德和行为、目的和手段、生存自由和生存条件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人的理想和现实的迥然不同。他认为：“作家的任务就是要揭示现代人怎么变成了被人利用的工具，而不是目的了。”他的小说故事性强，有多部被拍成电影。

精彩短评

- 1、洛丽塔！
- 2、首先来说，翻译的文字非常好读，阅读感很好。以通篇都是日记的形式写成的一本小说还是第一次看，人物不多，但是其中的对话和思考描写却真的很吸引人。或许这一切都只是幻想和梦境，现实生活中的生活都只是在中规中矩的发展，每个人都会白日做梦，在文字的记录中仿佛找到了心底的自己，最黑暗，最龌龊的你我，集中注意，看看自己，别再对生活心不在焉啦！
- 3、翻譯讓人絕望，但還是能透過乾澀的文字窺視到那個老頑童的內心。
- 4、先生，你想得真多。
- 5、优秀的作品大可以穿透读者去理解它的障碍，莫拉维亚是一位极出色的小说家，第一次读他的作品便被折服：小说形式相当奇特，通过日记作为小说写作的素材的幌子是极便于探讨生活的真实与虚无的，小说让人看到了一部小说成形的过程，其间也充满了文论问题的深刻探讨。对话叙事功底相当深厚，通过对话，人物的心理、性格或盘托出，甚至在结尾处还极精练地承担了小说情节的叙述，达成日记到小说的飞跃。小说建构了日记—小说—生活的关系，生活形成日记，日记为小说提供素材，小说又成为“我”的生活指导，绝妙。加上真实与梦幻问题的探讨，“真事隐，假语存”，最后通向人性阴暗面的反思。莫拉维亚的语言极尽平实，但暗涌澎湃，功力非凡。
- 6、忍住前面的枯燥，竟然很好看。
- 7、不看最后二十几页可能无法理解那种长达十年的心不在焉的生活而促使注意成为小说标题的缘故。俄狄浦斯的悲剧容易让人接受是因为其神话主角强大的非真实性，意大利人总喜欢用现实心理的角度解读神话故事。人因为很难承认内心丑恶的一面而选择性忽视日常的琐事或者说证据。可是人生本已如此艰难又何必拆穿？
- 8、非常精彩，我并不觉得翻译有什么问题，也许在某些关键词上中文翻译没有表达出作者用母语所表达的意思，但也不伤大雅。前面大篇幅讨论为什么写小说；对待生活是要“注意”还是“心不在焉”，如果选择“注意”是否能承受真实带来的刺痛，“心不在焉”又能否真正得到解脱；扭曲的人物性格、不寻常的世界观以及暧昧的人物关系都让小说看点增加了很多；最后“对养女坦白”以及“到底有没有坦白”的讨论乃精华。很喜欢。
- 9、这无疑 是部失败的小说
- 10、写作方式还是挺新颖，人物不多、叙事简单易懂，注重心理描述。
- 11、距离感，如此熟悉。161217。
- 12、洛丽塔

1、《注意》的笔记-第128页

难道就像在一块普通的花岗岩上，我要以平庸的日常生活为基础创作自己的小说吗？遗憾的是这种生活却充满了戏剧性的变化。我本想些一部没有什么离奇情节的小说，仅仅是将每天发生的毫无意义、相互没有关系的事情记录在日记中，用不着刻意去追求什么。可在我身边世纪发生的事情却意义深长，这迫使我一步一步地记录事情的发展并不断地做出各种选择。

或许正像我前面说过的那样，这个故事看起来很复杂而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其中缺乏戏剧性，周围发生的一切仍像生活里出现的平凡事一样。这种感觉是我今天早上在工作之前散步时突然才有的。

多年来我已养成了三步的习惯，只要我于两次旅行之间在罗马小住时，每天早上我都会以同样的方式短时间地三步。因此这种活动对我来说成了再平常不过的行为，它不需要费力思考，几乎是一种机械的、下意识的活动。

今天早上我走出了家门，沿着马志尼街一直走到位于街角的一个报刊亭处。卖报的是一个四十出头正当年的男人，他脸色黑亮，两只小眼睛略微外凸，尖尖的鼻子与歪斜的下巴形成一个夹角，其间散生着稀落的胡须。这张奇特的脸让人想起那种愚蠢而又凶悍的看门狗，实际上，坐在报刊亭里的卖报人正像一条蹲在狗窝中的看门狗一样，随时准备咬伸进报亭里挑报纸的手。卖报人自然认出了我，他对我说：“梅里基先生，什么时候再次出去旅行？”然后没等我答话，就把几份晨报递到我手中，这些报纸我已经读了至少有十年了。我把报纸夹道腋下，继续朝前走去。

又过了两条大街，我来到了那家酒吧，我走进门，倚在吧台前，要了一杯咖啡。尽管我非常熟悉这家酒吧，里面已没有什么能让我特别感兴趣的东西，可我还是下意识地朝四周打量着。吧台的上半部分用灰色发亮的金属或许是钢制成，而下半部则是一种深色的材料，大概是木头。吧台里摆着像行李箱似的咖啡机、电动果汁机、烤面包机；还有一个小玻璃柜，里面一层摆着烤好的面包，一层摆着三明治；旁边是一个带浅红色塑料盖的深红色玻璃缸，盖上印着一行字：苦杏仁；还有几只金属糖缸，上面的玻璃盖会自动将盛得过满得勺子刮平。站在吧台里的侍者是一名瘦高的金发男子，他的前额扁平，长着一双天蓝色的小眼睛，身上围着围裙站在摆满酒瓶的架子和吧台之间，通红的双手不停地操作着咖啡机的手柄。他也像卖报人一样认出了我，用沙哑的声音大声地对我喊道：“这是您习惯喝得浓咖啡。”然后他老练地将咖啡杯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让杯子从吧台上滑到了我面前。我慢慢地品味完咖啡，付过钱走出酒吧。

沿着附近的一条小路，我朝烟草店走去。这是一家像走廊一样狭长形的小店，柜台沿墙排列，卖烟人是一个体型庞大、一脸病容的男人，硕大的肚子迫使他只能挤在货架边，远离在他面前走来走去的客人。他一看见我走进来就立即认出我，头也不会地将短短的手臂弯向身后，熟练地用两个手指夹过三包烟扔到柜台上，正是我平常抽得那个牌子，然后他气喘吁吁地睁着一双黑眼睛，看着我的手挑选最软的一包烟。我拿起挑好的烟，将一枚银币仍在柜台上。卖烟人仍然一言不发地找给我零钱，因为连说话都让他感到费力，但他却用充满谢意的目光看着我，然后这目光又被划上了问号，原来他已经在看一位在我身后刚进来的顾客。我接过零钱走到街上。

我又拐进了紧挨烟店得文具店，店主是一个四十岁左右、模样讨人喜欢的女人。她的面色白里透红，白是纯粹的白，红是纯粹的红，黑色透亮的眼睛几乎呈圆形，黑色的头发让人觉得可能是染的。她不仅认出了我，还向我问起最后一次旅行的情况，并对我回国感到高兴，还询问我何时再次出发，抱怨自己没法读我写的文章，因为它们都刊登在米兰的一家报纸上。我尽最大的努力回答她所有的问题，然后向她要了一摞纸、一卷复写纸、一条黑色带和一支圆珠笔。店主站起身，露出她那穿着或者说是裹着一件发亮的紧身装的丰满的身躯，从货架上取下我要的物品。然后她坐回到柜台后面，用孩子般白皙的双手在一张之上迅速算完帐，告诉我该付得钱数，并说明已经给我打过折。她把所有的东西包好，接过我递过去的钱，将零钱找给我，她快速而熟练地做完这所有的一切。最后她用一双像画再玻璃球上得眼睛看着我，似乎等待我要对她说些什么，而我只是拿过包好的东西，转身走出了店门。

从这地点，我回头朝家走，远远地就看见了自己停在大门口的汽车，想起我最后一次开它是几天前我带科拉前往卡西亚大街，停在那座妓院门前的情形。这时我脑海中蹦出了这样一个念头，我今天的散步也完全可以延伸至那座位于卡西亚大街的别墅前，这丝毫也不会改变它的节奏和风格。很多人在睡完一觉体力充沛之后喜欢一大早做爱，打完一个电话，驾车飞奔至妓院，然后进了房间，看着自己挑

《注意》

上的女人为了金钱展示自己身上的一切，随后是性交，最后把钱交到老板手里。那天早上从报刊亭到酒吧，从酒吧到烟草店，从烟草店再到文具店的散步本可以一直延续到妓院里，中间发生的一切既不会有质得飞跃也不会具有连续性。这一切只不过是一系列的买卖行为，其中包括一份报纸、一杯咖啡、一包香烟、一擦纸、一卷复写纸、一条打字机用的色带、一支圆珠笔、一个女人的身体，其结果最终会让我看一份报纸，喝一杯咖啡，抽几根烟，在打字机上打一篇文章，与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做爱。在位于卡西亚大街的妓院之后，还会有其他漫无目的的闲逛，其他的买卖行为，这些都像拍击荒芜海岸的波涛一样，单调而毫无意义。

但这一切却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报亭里的卖报人、酒吧里的侍者、身居烟草店的卖烟人都如同在给科拉所开妓院的女人做铺叙，我也可以称之为一种腐败，可它并没有任何戏剧性，只是自然而然存在于组成这个世界的各个事物之内。因此，我认为正像我多次说过的那样，把它看成日常生活中的寻常事更为恰当。

2、《注意》的笔记-第352页

“对，没有兴趣什么事都干不成。我们分析一下这一兴趣。你有时间听我说话吗？”

“有。”

“你对衣服、穿衣服、做衣服、买衣服、卖衣服感兴趣，以及了解人们喜欢什么衣服、欣赏什么衣服、想要什么衣服。这种爱好，与所有其它兴趣一样，来自自然的偏好，来自它最终为你的生活所开创的空间，就像一种独特而狂热的迷恋。你为衣服而活，你觉得除了衣服之外不可能为其他而活。我再多说一句：衣服、穿衣服、做衣服、卖衣服让你感觉所有其他的人类活动都苍白、虚伪、不实在、空洞、伪善。引申一下，可以断言，对你来说穿衣是现实生活的关键所在。你真的可以说：告诉我你怎么穿衣，我就能说出你是什么样的人。对你来说，大家都出奇地只想衣着：穷人、富人、老人、年轻人、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自由职业者，等等。如果能看到他们脑子里的东西的话，毫无疑问，对你来说，从中人们唯一能看到的東西就是：穿着。实际上，你的顾客正是这样表现的：他们对一切都漠然，只是在穿衣时才活跃起来。你知道所有这些东西，而且你明白，你不仅仅是提供某种商品的供应商，而且还是一种广泛盛行、但又被否定和掩饰的宗教信仰的祭司。你知道，这种宗教信仰存在着，而且没有人不在祭坛上献祭，而且它比任何一种权力都要强大，你知道这一切，因此你就想你在履行一种不仅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还是积极的职能；于是，你就靠这种积极性而活着，就像植物靠太阳光而存活一样，换句话说，穿衣对你来说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使命，这一天职与人生命中最重要东西相关联，不是吗？”

……她仅仅真诚地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说的东西这么复杂，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说得对，是我的错。但我不得不把事情复杂化。”

3、《注意》的笔记-第393页

“因为我一直认为芭芭归根结底与科拉手下的那些女孩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完全一样。于是在敲她房门的时候，努力幻想自己在做一件很平常得、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腐败不就是一种特殊的对任何事都习以为常的感觉吗？我原以为芭芭就是这种正常感觉也就是腐败的一部分；可是当她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却发现自己确实爱她，可是这种爱却只能允许我跟她之间有一种关系。”

“那种关系？”

“你先别笑，即使我接下来所说的话显得不真实乃至有些可笑：它不是一种父女之间的关系，因为我找不到做芭芭父亲的感觉；也不是一个男人爱女人的那种关系，因为我知道这种关系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不，这种关系，我再说一遍，你别笑，这种关系是小说家与其笔下人物之间的关系。虽然乍看起来它显得文气十足，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我沉默了一下，芭芭什么也没有说，于是我继续说道：“在这个世界上得各种关系之中，没有什么关系能比小说家与其人物之间的关系更真实。与它相比，即使爱情这种关系也显得不那么纯洁、不那么让人心动、不那么神秘、不那么带有奇迹色彩、不那么完整。的确，我爱你，可这种爱在此时，在我与你讲话的时候已经完全脱去了最后的残渣，如同一件已经达到其熔点的金属物；但这种爱情关系与我将来进行小说创作时（如果我还有这样的力量的话）与人物之间的关系相比仍然显得不够清晰和真

《注意》

实。这是因为我对你的爱实际上尽管是一种行动的方式，但在行为上并没有真实性；而促使我能在小说中描述你的那种情感却伴随着我的思考产生与消亡，不会被行动、被采取行动的梦想以及放弃行动的思维所玷污。我正式以这种方式来爱你，感激你，就像感激一个使我产生创作灵感、获得一种罕见的宝贵感受的人一样。”

4、《注意》的笔记-第406页

这部小说就是我笔下的这本日记，它不禁记录下一些真实发生的事件，尤其还记录下那些根本没有发生的、只是由我所梦想和编造出来的事件。

我一直都计划着从这本日记中发掘出一部普通的小说，其主人公就是我本人，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任务。可我的日记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部完整的小说，但它的主角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文学实体，也就是我原来准备创作的那部小说。

总之，这本日记的主人公是小说，而不是写日记的我。日记之所以变成了一部小说正是因为我并没有叙述自己的故事，而是讲述了我准备创作的小说的故事。

但我也从另一方面意识到，正如我以前多次提到的那样，作为日记主人公的小说并不是一部普通的小说，而是一种理解人与现实关系的方式。在日记中我曾经讲过，这种理解人与现实关系的方式归根结底是逐渐形成的。

写到这里我可以想象到某位读者可能会这样反驳道：“如果正像你本人所承认的那样，小说中有许多内容是你杜撰出来的，或者更彻底地说是你梦想出来的，那么谁又能向我们保证你所说的真人真事不是你做的梦，谁又能保证整本日记不是一个长梦？”

这种反驳的确有理，但在此我要说的是，不仅我的日记是一场梦，而且正如一部著名的西班牙剧作的名称所说的那样，整个人生都是一场梦。现实与梦幻之间并没有太多的差别，人们可以把梦想按照它与现实的距离分级，而同样也可以把评判标准掉到过来，把这些梦想堪称是不同等级的现实。实际上，梦境中的事只能在某种程度上看不是真实的，因为对梦境产生怀疑的人只能是做梦者本人而不是别人。谁能对一个讲述自己梦境的做梦者说“不，你撒谎，你并没有做这个梦？”照此来看，或许梦境中的事并不是真实的（至少并不像那些被称为真实的事那样真实），但做梦这个行为本身却毫无疑问是真实的。

换言之，我以前的确坚信一部小说只能以现实作为其创作基础，而我的日记却证明现实主义没有固定的界限，现实是包容一切的现实，它甚至可以将梦境、谎言乃至我以前赖以生存的幻想都包容进来。

5、《注意》的笔记-第191页

你根本就不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你只想如何与它们融为一体。你的小说，如果真能写出来的话，只不过是这种同化的结果。通过一次次的同化，你或许会想象出一系列的事件，或者一个鼓励的事物，但也仅仅是想象而已，因为你不相信真实的行为以及引发这些行为的原因和它们之间相互的关系。你所做的只能是与那些已经存在的事物同化，而不去考虑为什么会有这些事物。

但是与此同时，你却自相矛盾地忍不住给所有的事物赋予某种意义，把所有的人物变成一些象征，然后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将各种意义和象征重新组合。就这样，芭芭、科拉、你本人，以及你所做的、你没有做的、科拉对芭芭做的、芭芭所承受的，等等，在你的头脑里都充满各种含义，转变成各种比喻，这一切都越来越危险地失去它们的分量以及它们作为现实的厚度，成为一个抽象言谈的一个个组成部分。

6、《注意》的笔记-第113页

“但归根结底最让你兴奋的就是我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妓女，你甚至还让我带你去我以前租过的房子里，在那些冰冷阴暗的房间里而不是在你自己的豪华公寓里做爱。我觉得这就像一出古怪的喜剧，我对自己要与所爱的人做以前因为生活所迫而做的事感到羞愧，最后我只能想，大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爱的方式，而你爱我的方式就是把我看成破烂货、妓女和小偷。”

“多么伟大的爱情！”

《注意》

她看了我一眼，就像夏日里平地而起的风自下而上刮动一棵大树的每个枝叶一般，对往事的回忆扰乱她平静的思绪。我看见她两眼放光、鼻翼翕动、胸口不断起伏。她的话音中带着抑制不住的自豪感：“对，你可以这样大声地说，这是一种美妙、充满激情、甚至有些粗暴的爱情，是一种不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心底的爱情，一种罕有的爱情，是一种今天人们再也看不到的爱情。”她停顿了一下，停滞了上身，两眼注视着前方：“我曾爱过你，你也曾爱过我，我们之间的爱情曾经是那种该持续终生的热烈情感。”

“那你对我解释一下它为什么只持续了几年？”

“这很合乎逻辑，你喜欢我、爱我，是因为我曾经是个穷人家的女孩，因为我曾是个妓女，因为我曾经让你相信我是个小偷。从我答应嫁给你的那一天起，我就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变成了一个良家主妇，无法再讨你欢心，你也不再爱我。”

7、《注意》的笔记-第63页

我的手在她的手中反转过来，两个手指形成一个圆环，一下把她的衣袖捋到肘部，露出她白色、圆润而结实的前臂，上面盖着一层细细的棕色汗毛。忽然间，我回想到那些年我曾经多次想到，我再也不能得到爱情了，因为我只能去爱虚无，可是人怎么可能去爱虚无呢？我猛然间才明白我正坐在虚无的面前，芭芭就是虚无的化身，我受到诱惑并不是因为她的主动表示，而是因为她就是虚无。我本来可以去爱的也正是那个虚无，这个爱也应该是这一生中的第二次爱情。第一次爱情发生在我与她母亲之间，我曾经爱她的一切并且以为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而事实上它们在后来又露出了它们的非真实性，于是我将自己的爱转到了虚无上，也就是说转到那些来我家的女孩子身上。然后我离开了虚无，而现在它又以更大的力量、更明确的外形出现在我的面前，它的化身就是芭芭，它的脸就是芭芭的脸，它就是芭芭。我感觉到我能够爱上她，因为她体现了存在于我的内心、围绕着我的那种虚无，我爱她的方式也将会像我当初爱科拉一样，因为在她母亲身上以前也体现出许多存在于我的内心、围绕着我的那些东西。但是芭芭所体现的这种虚无有其名字，我觉得更吸引我的是这个名字而不是她的血肉之躯，而这个名字就是世人给像我和芭芭这样有亲属关系的男女之间所产生的爱情故事加德名称。现在我明白，如果不是有乱伦这种想法——或者更好地说——这种名称的话，我内心中是不会产生这种欲望的。这样就再一次表明了，对于我来说，即使有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冲动，也很难有真实的行动。事实上：我的欲望自动地来自对一个名称、一个纯粹是名称的条件反射，因为归根结底我与芭芭并非真正的父女。

8、《注意》的笔记-第103页

“这可是个好问题，因为你喜欢我。”

“那么我为什么会喜欢你？”

“一个男人为什么会喜欢一个女人？他就这么喜欢她，没有什么理由。”

“那么我们这么说吧，既然我喜欢你，那为什么事情的结果却变成了这样？”

“变成了怎样？”

“我对你和芭芭不再关心，我开始四处旅行，在自己的家里变成了陌生人。”

“这个原因我不清楚，你应该知道。”

“要是我不知道呢？”

“怎么，你做出了事情却不知道为什么做？”

“我们不都是这样吗？不对吗？”

“嗯，我有自己的想法。”

“什么想法？”

“知道这些对你有什么用？”

“怎么回事：我刚才还说我想从你哪里了解一些情况，以便进行我的小说创作。”

“哦，对了，写小说。”

“你不相信我写小说？”

“既信又不信。”

《注意》

“为什么既信又不信？”

“因为写小说对你来说，总是变成做某件事或不做某件事的借口……”

9、《注意》的笔记-第12页

不过这种不真实性并不体现在小说上，而是表现在小说所叙述的事实的不真实上。可以这么说，它具有一种本质上的不真实性，就如同我所力求叙述的时间在最起初，在被叙述之前，就已不可挽回地成了不真实的了。但是我并没有杜撰这些时间，它们都出自我的近期经历。主人公就是我本人……小说的人物所生活的城市也就是我本人生活的罗马。总之，需要再强调的是，并不是小说本身不真实，而是其取材所依赖的基础即是虚构。

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否有能力表达这一发现给我造成的恐慌。打个比方，这就好像我忽然间发现，上帝在创造世界时，“混用”了一些替代品，也就是说用了一些本不该用的材料。或者说，亚当和夏娃，这个世界的始祖，曾以为它们相爱而实际上他们是出于其他原因结合；就这样，他们的后代以及许许多多几个世纪以来人类都为了不真实的动机生活，从而以几何级数扩大了最开始的虚假。从这个视角出发，人类历史就像是一个埋葬虚假思想的目的，被一块块地挖掘利用，直到最后被用完抛在一边；或者像是一家卖假面具的小店，在这里人们一次也看不到真实的面孔。一部试图描述发生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的事件的小说自然会带有其不可根除的原始虚假色彩。

10、《注意》的笔记-第158页

……在半夜回来以后，她却形成了这样一个习惯：在洗澡更衣之后，她会身著睡衣悄悄踮着脚尖走进我的房间，突然从后面抱住我的脖子。在她看来，这种举动可能是为了跟我道晚安，是一种充满家庭亲情的行为。可在我们两人之间，却显得有些模棱两可。

她光滑圆润、带有清香的双臂搂住我的脖子；她的双唇滑过我的脸颊，我可以感觉到她唇上细微的汗毛；她藏有几分不安的呼吸拂过我的皮肤；她如丝的发梢抚弄着我的脖颈、耳朵。可是这一切都是如此短暂，其时间正好不会让人联想到任何暧昧的关系。然后就会听到她用带有稚气的声音颤抖着对我说：“晚安，睡个好觉。”刚说完这些，芭芭就像进来时一样，踮着脚尖溜出去了。我每次都在想，或许她真的是来特意向我道晚安；如果她这样做的方式的确让我想入非非，那也不会是她的错。

她对我的诱惑非常强烈，几乎让我难以抗拒，可我每次都以这种方式控制住自己：一心想着我的日记，特别是将要一它为素材创作的小说，并且还自问，如果我真的成了芭芭的情人会有什么后果？我也明白，当我所爱的女人在引诱我而我也特别想屈从这种诱惑时却只想着自己的小说，这显得多么古怪、不可思议甚至可笑；但我想，只要有人能想到这部小说的意义就不会有这些感觉，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创作小说对我来说已不单纯是一种文学活动，而是一种了解自己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方法。这些话是什么含义？其中的含义是，对我来说，小说创作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发掘良心的方式，小说也具有良知的特点：即它可以在我和客观事物之间建立一种真实的关系。如果没有写小说的意念在支撑着我，我就难以抵抗成为芭芭情人的诱惑；因为假如后者变成现实，我以后就无法创作小说。

的确，我绝对真切地感受到，我与芭芭之间如果发生肉体关系，而且这种事情从日记移植到小说中的话，那么小说就会蜕变成淫秽的色情小说。这样，写小说的计划将是我走上一条以我普通人的意志难以阻止自己的道路，实际上，像我这样的普通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抵御这种温柔而消磨意志的诱惑。而小说家却能做到，只有一个小说家的意志可以对我说：“别这样做，如果你真的要这么做，就先对着良知的镜子照一照。”

《注意》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